

兼之正直坦蕩，肝膽照人，人服其誠而不怨。政府遷臺三十餘載，經濟建設，成就輝煌，學長無不參與或研訂計劃，於國本之充實，關繫實鉅。

學長既早失怙恃，事祖母陳太夫人至孝，於兩弟亦竭盡友愛，二十六年返國，陳太夫人以時局多變，堅命兄弟析產，先生以承繼湘帆公遺產甚豐，特陳明祖母將兩房產業悉予均分，其篤厚之情深為戚儕所稱道。今茲溘逝，凡所知識，莫不感然隕涕。不獨其一家之哀傷已也。

學長以民國元年四月七日生，七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卒，享年七十有三。配張夫人心漪，故廣西省長張公子武女，國立臺灣大學教授，崇她社社長。子宗澄，國立成功大學及美國北卡羅納州立大學畢業，普特萊大學都市計劃碩士，娶趙珊女士。子宗浩，國立成功大學畢業，美國紐約大學商業管理碩士，娶譚安蜜女士。女宗清，國立臺灣大學畢業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理碩士，適丁善理君。孫男及外孫男女八人，子女輩皆能率教立業，多才藝，着聲于時。因念學長之豐功碩績，與臺灣經濟建設之成就實相表裏，治史者宜有資焉。謹撰事略，以備采擇。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三月

校園裏的心聲

焦大仁

我雖然整整的做了四年交大學生，但是我在徐家匯的交大校園中，最多也不過呆了三十分鐘，三十多年來，我敢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人，知道我在那三十分鐘裏做了些什麼，當然更沒有人知道我在那短短的時間裏，我懷着是怎麼樣的心情，只有我自己，永遠地難忘那時的心聲。

假如你是一個窮苦的女子，因為買不起一張汽車票，而失誤了你的婚禮，也許你會了解我的心情，我那是的心情，正像已經結了婚的少婦，初次來訪舊日「已言婚娶」的男友之家。

記得我那時住在上海文林路的姑祖父家中，第二天就要登舟出海了。漫天的烽火，正向亂糟糟的京滬區域移動，因為交大是我的母校，所以在旅途勞頓，萬分倉促之中，我還是坐了慢吞吞的有軌電車，趕到母校的校園來瞻仰她的神采並和她話別。

到了目的地之後，發現在這裏，我不但不認識一位老師，也找不到一個學友，只得昏頭昏腦，胡亂的轉了幾個圈子，然後買了一瓶可口可樂，茫茫然在一張小桌邊坐下來，默默地獨自兒個啜吸着。腦子裏的思潮，像一彎一彎的墨水，畫出了昔日跨進交大之「門」的舊景，但是那好似是一個「抽象」的名詞，只有現在好像是實實在在進入了「交大」實體之門，可惜我在片刻之間，又將要忽忽的「離」去，「剪不斷」，理還亂，是「離」愁，別有一番「滋味在心頭」，因為我不善填詞，只好用二首小詩，來描述我那時新愁舊恨的滋味：

(一) 新愁之歌

四年負笈在山城，戰鼓絃歌入夢頻；
半日滙園獨坐後，遠帆明日又征程。

(二) 舊恨之歌

父命母言難自持，當年枉許電機師；

申江水咽「還珠淚」，恨不相逢「轉系」時！

下面就是我「還珠淚」的故事：很多的中國父母，對於他們的子女，都是愛護極深的，不但耗盡心血錢財，把他們撫育成人，而且千思萬慮，軟硬兼施，要為他們「成家立業」，因此有很多的中國男女青年，都是直接的或間接的，在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」的安排下結了婚，在「承繼父業，光大門庭」的構想下，走上他們終生職業之路。我很幸運，就是我的青年時家道不豐，因此我父母無力為我作婚姻大事的安排，但是也就是因為生活艱難，所以我的父母決心要為我找一個「鐵飯碗」，所謂「鐵飯碗」，就是要靠「鐵路」吃飯一生。

我在兒童的時代，常愛玩火車的玩具，多多少少對「鐵路」工程也有些幻想，但是在我中學的時代，我就漸漸感覺到「鐵路」是一種古老的工程，不夠新鮮刺激，乃決心要做一個電機工程師。

那是全國第三屆的大學統考，我在湖南辰谿報考，當我去報名那天前夕，父親大人把我叫到他的房間，面命耳提的教導了兩個鐘頭，然後一再叮嚀的囑咐：「明天你填寫報名單的時候，上面有三個志願學校好填，你要在第一志願下填上唐山交大土木系，第二志願上填上唐山交大土木系……」

我趕快接着說第三志願上我會一定填上唐山交大土木系！」

我並沒有對我父親說謊，但是我也沒有尊重父親大人的嚴命，在那報名單上，第一志願我填的是「西南聯大電機系」，第二志願我填的也是「西南聯大電機系」，而在第三個志願上，我真的是老老實實填寫了交大

聯大也就是我父親口中的唐山交大！

我雖然那時不是基督徒，却從我母親的日常生活中學會了「禱告」，湖南統考後，我坐著湘黔鐵路運料的大卡車，去到貴州獨山的家中，我一路禱告，非常的誠心，禱告天父讓我考取西南聯大。

第一次進入獨山的家門，我母親第一句就是：「感謝主，祂聽了我的禱告，你考上了交大——但是，你也要禱告」她滿有信心的說：「你雖然考上了交大，却只考上了交大的電機系！」

本來我想說：「我在路上已經禱告了，而且天父也恩許了我的禱告」話到口邊，我還是嚥下去了，「怎麼會呢？」我驚疑地問我激動的母親：「平越交大根本沒有電機系！」「是剛剛新成立的交大重慶（小龍坎）分校電機系。」母親向我解釋說：我替你禱告，你自己也禱告，神一定會讓你成功的轉學到平越交大土木系的。」

其後的幾個星期中，我不住求我的母親讓我到重慶去讀電機，有一天晚上，在一度激烈爭辯之後，母親哭了，她說：「到重慶去，是無法搭便車的；要有一批很大的旅費才行，你的二弟剛考上了中大航空系，你的三弟和四弟又要去湖南乾城讀中學，家中那裏有這許多錢呢？神聽我們的禱告，我們一定要同心，你轉系讀土木，神一定不會虧待你的，連耶穌基督都做過木工呢！」

我還是吵鬧，最後她的眼淚，就像泉水一般的湧了出來：「你是我們的大兒子」他哽咽着說：「你一定替我們爭氣，你父親是上海「復旦」畢業的，在鐵路做事，十幾年不知受了多少的氣！鐵道上的唐山交大工程師，自認為天字第一號，假如你能在唐山土木系畢業，我們可以在這裏揚眉吐氣，至少我們可以說，我們也有一個兒子，是在那裏畢業的！」我順服了，因為聽到她的心聲。

對頑童來說，母親的眼淚，比父親的拳頭還要有力量，對逆子來說，

母親的眼淚有時比父親的血汗，還要值得珍貴，願我在校園裏心中流的眼淚，能夠變成一顆顆美麗的珍珠，獻給我在天家的母親。

同時我也可告慰慈父在天之靈，因為他母校的「後起之秀」，已為他們的前輩校友爭了一口氣（註）了。

（註：此文係筆者在紐約聆聽美總統電根在上海「復旦大學」演講後有感而作，近年以來，復旦出版的「中文」數理工書籍，實已水準日高，不同凡響，但願新竹交大能奮起直追）

來鴻去雁

校徽齒輪之議

程忠元學長致函蔣山學長，對校徽齒輪意見如次：

關於呂福和兄所提母校校徽齒輪數究應若干？實值得玩味。今閱友聲刊出「校徽齒輪的考正」一文，亦有同感，究竟幾個為正確，歡迎學長考古一番。往日弟曾作實地調查，在博愛校區噴水池中，校徽齒輪已塑出的有四十許，尚有三分之一未有塑出，估計齒輪應為六十，蓋一甲子也，適合我國古曆六十年為一甲子，循環不息之意。見「運輸工程與管理學系簡介」，列出六十個齒輪相合，閱交大友聲各期，均刊出廿四個齒輪，亦含一晝一夜廿四小時週流不息之意。又在「運輸管理學系簡介」，亦刊出廿四個。現在只有從六十個或廿四個齒輪來研究，那一個正確？以弟看法，六十個較為正確，噴水池的校徽，可以確定是六十個，當時凌校長尚在世，不會有什麼錯誤了，不知吾兄以為然否？

大理陷入匪圍中

——雲南心影之十九——

邱子靜

「什麼匪不匪！」

三十八年元旦，先總統蔣公在新年文告中宣言在中華民國法統不受損害，軍隊得有保障，人民自由生活方式不受妨礙之下，願和中共商議和平。旋於一月二十日自行引退。由於徐蚌會戰失利，毛匪氣焰萬丈，所提和平八條款實際上等於要國民政府無條件投降。就在雙方磋商代表人選及和談地點之中，共方加緊其軍事攻勢，一月奪天津，二月佔北平；國軍士氣瓦解，步步後撤，已不復能作有組織的抵抗。

同時，政府的通貨惡性膨脹，市場混亂，工商破產，工人失業，社會解紐，人民已到了無法謀生的境地。一般人的心理都希望大局快變，至於如何變，以及變好變壞，在所不問了。

就在這樣的士氣民心之下，各級地方政府也起變化了。

在雲南，盧漢對中央心懷叵測。因為抗戰勝利後，中央把盧漢的部隊都調到東北去。三年來隨着東北戰事的失利，他十多年所培植起來的子弟兵統通化為烏有。這叫他怎不痛心呢！於是他對中央表面上恭順，私底下却圖謀待機而動。他利用地方武力，擴編保安部隊。他的保安副司令萬保邦在滇南打起「民主聯軍」的旗幟，他拒絕銀元券在雲南流通。……明眼人都看出他在「變」。在一次討論美金公債本息是否分配給陷匪縣分的省府會議上，他說：「什麼匪不匪！我們叫他們匪，他們還不是叫我們匪。」由這句話，可見當時盧漢的心目中已無匪我之分了。